

对于母爱的共鸣让它获得燃爆点后 “李焕英”还缺点什么

曹晓华

近日,电影《你好,李焕英》(以下简称“《李焕英》”)的密钥获准延期,放映时间延长至4月11日。目前这部春节档黑马的票房已突破52亿,位居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二,放映时间延长无疑是锦上添花。作为一部围绕母女关系的合家欢式电影,收获最多的好评是“真诚”,不知有多少母女携手走进影院,在1980年代微微泛黄的温情滤镜前留下感动的泪水。根据猫眼专业版的统计,《李焕英》的“想看”画像里女性观众占了70.5%。可想而知,银幕上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乐观坚强的“李焕英”,触动了现实中无数女性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舐犊之情确实可以成为人类情感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真诚地和电影里的贾晓玲一起沉浸在母亲的点滴往事中,体谅母亲的辛酸和操劳,同时歌颂并鼓励着母亲的刚强和坚忍,造就一个又一个饱含着爱与泪的循环。然而,如果跳出这个循环,对“李焕英”,对自己,我们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打铁娘子”的命运

《李焕英》的转折点在于,贾晓玲突然意识到破洞牛仔裤上的补丁是母亲李焕英而不是少女李焕英补的,于是时间再次倒转,真相浮出水面,影片迎来了高潮——弥留之际的李焕英其实陪伴女儿一起穿越到了1981年,女儿努力的背后是母亲配合的表演。影片末尾,母亲用最后的爱和女儿道别,简单,平凡,却幸福。

可以说,影片的成功来自于导演兼主演贾玲对亲身经历的提炼,而影片的缺憾同样来自于无法超越的亲情感,对于亲情的共鸣是票房的跳板,同时也成为影片内涵的局限。事实是,除了接近尾声时幽默却简短的父女对话,贾晓玲的父亲贾文田,在整部影片中都是一个不在场的“空缺”,面对贾晓玲的疑问,贾文田解释自己和妻子不在一个车间,而身为广播员的厂长儿子倒是可以经常与打铁车间的李焕英见面。如果我们记住了贾文田自行车头的那束鲜花,就不能忘记中年妇女李焕英手上的面粉和头顶的风霜,在观众与贾晓玲一起为母亲流泪时,似乎忘记了婚姻本是两个人的选择。

排球赛中李焕英为了打压对手“铁娘子队”的气焰,把自己的队名取

作“打铁娘子队”。这本是一个巧妙的包袱,增添几许幽默的笑料,同时也暗含着工人文化背景中“打铁娘子”和“锅炉工”之间的缘分和默契。可惜的是,这种缘分和默契直到最后才补救一般出现,“锅炉工”的自行车载着“打铁娘子”,就如同未来女儿看到的那般,父亲只留下一个虚虚实实的背影,而一直朝她微笑的只有坚韧的“打铁娘子”李焕英。在工厂隐婚三年如同单身的李焕英,和数年后独自在风雪中回家的李焕英,一直都在“打铁”,打磨生活,锤炼自己。诚然,“为母则刚”的李焕英是曾经能“顶半边天”的“铁娘子”缩影,她的经历暗含着几代女性的命运选择,这与如今女性的认知结构和主体观念显然不同,但这种反溯历史的“理解”并不能给改变女性的现实处境带来新的契机。毕竟“理解”不能成为熟视无睹的“借口”。

在“失衡”中寻找“平衡”的母亲

对比近年来的影视剧,《李焕英》的叙事显得单纯、轻快、明亮,但并非每一个母亲都会像“打铁娘子”一样咧嘴大笑、手舞足蹈,母女关系也好,母亲形象也罢,原本就蕴含着更



加复杂的样态。

在杨荔钠执导的电影《春潮》中,家庭中男性角色“空缺”,母女三代人的关系总在动荡之中,互相的撕扯和伤害仿佛春潮般掀起起落落,即便有片刻的平静,也有再一次波涛汹涌的情绪袭来。一家三口试图在动荡中寻找“平衡”,可是“平衡”却在一方的“失声”中达成——平时格外强势的纪明岚病倒了,无法自理,女儿郭建波帮她擦身,“好安静啊,你安静了,世界就安静了”,母亲把头偏向了一边。如果没有这场病,母女关系就无法收尾,这是无奈和解。在美剧《恶行》中,一个令人发指的真实案件折射出扭曲的母女关系,母亲迪·布兰查德将原本健康的女儿吉普赛塑造造成有智力缺陷并且疾病缠身的样子,没有人知道吉普赛被母亲拔掉牙齿后的绝望,她一直生活在母亲编织的谎言中,直到她偷吃了奶油发现母亲伪造了自己的疾病,觉醒的种子最终酿成了弑母悲剧。畸形的爱以残忍的方式收场,吉普赛的心灵注定流浪,这是无法医治的创伤。

当然,这些“非常”的母亲在日

常的认知之外,离不开电影叙事的巧合和猎奇,但即便日常生活中的母亲,也有看似平衡状态下的“失衡”——一种在母亲身份下抽空自我的痛苦。改编自同名小说的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里,为人妻、为人母的金智英历经艰难,没有重蹈姐姐和母亲的覆辙,最终成为了小说家。但在一个“失衡”的现实环境中,就是这样努力找到“平衡”的故事,依然可以掀起影院外韩国男性抵制的声浪。如果说金智英的故事像是欲言又止的童话,那么美国电影《塔利》的故事则是惊悚的寓言。中年妈妈马洛面对孩子疲惫不堪,重压之下幻想出一个保姆塔利帮助自己。塔利像是年轻的马洛,活力无限,充满魅力,她的人生拥有无限可能。当马洛从梦中惊醒后,她经历了双重的“失去”,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慰藉,也失却了自己曾经拥有的无限可能。

双面“地母”的形象

金智英和马洛归根结底还是慈母,她们习惯在“失衡”中自我消

耗,不会像张爱玲笔下被金钱扭曲的曹七巧,“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甚至亲手毁掉女儿的幸福,为自己的人生带来象征意义上的“绝杀”。但是对于母亲身份的认知惯性,还是套在了金智英、马洛甚至是李焕英的脖子上,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黄金枷锁”。

在我们为李焕英的补丁流泪时,也共同参与了一次又一次对“慈母”的塑造。对母爱的依恋本无可厚非,这根植于基本的人伦理性,但是固化的期待对母亲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自省的视角。《恶行》中吉普赛的母亲病态的依恋行为,被社区解读为无微不至的母爱典范,这才掩盖了控制欲下的恶行。“恶行”与性别固化合谋,因为我们更习惯看到,本来不擅长打补丁的李焕英,为了女儿而拼命练习,最终成为了心灵手巧的母亲。

针线和补丁与文艺创作中无处不在的“地母”原型紧密相连,我们可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看到以此为符号所展现的女性的包容和奉献。然而,“地母”原型其实本具有双面性,荣格提出“既可爱又可怕的母亲”——“母亲”可以指代一切慈母的特质,

也可以意指“任何像命运一样恐怖和不可逃避的东西”。只可惜这样的“母亲”,总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无法与“可爱的母亲”组成一体两面的整体。而事实上,对于“母亲”消极面的思考和呈现,是正视女性现实命运的前提,也是对世间复杂多样人性的探求。这不会消解母爱的神圣,而是让更多人体谅母亲的不易,感叹母亲伟大的同时,真正付出行动帮助母亲,关注并填补女性身边的“空缺”;更重要的是,卸下每一个普通女性的心理包袱,无论是否成为母亲,都要更爱自己。

生活不易本是常态,当金智英和马洛们不再扪心自问:“为什么只有我活得这么狼狈?”她们才真正达成了和自己的和解,母亲的刚强本就不是“应当”的。不要忘记,直到影片的最后,贾晓玲看到的仍然是作为母亲的李焕英,她以为的母亲少女时代,其实遵循的依然是母亲李焕英穿越后的行为逻辑。虽然母亲告诉贾晓玲“我很幸福”,但我更期待的是,母亲没有等待女儿意识到妈妈曾经也是一个小姑娘,而是自己意识到自己仍然有脆弱、无助、不再坚强的瞬间,也有需要支持、陪伴、倾听的时刻,并且在很多时候这和幸福并不冲突。毕竟,映入母亲们眼帘的不仅有美丽的白底红格连衣裙,也有失去滤镜后的半旧床单和一地鸡毛。不知找回自己、重新入场后的“金智英”,看到银幕上的“李焕英”,是否会流下不一样的眼泪?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人潮汹涌》票房逆袭值得欣喜,但更值得鼓掌的是它所翻拍的原作、日本电影《盗钥匙的方法》

桥段已被写尽,它仍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质感

《盗钥匙的方法》剧照

陈熙涵

在“造化弄人,交换人生”的黑色幽默外壳下,电影《人潮汹涌》和它所翻拍的日本原作《盗钥匙的方法》其实是想讨论: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人生?

春节档电影市场制造了奇迹,也有遗憾之憾。作为一部质地尚可的电影,《人潮汹涌》在强敌环伺的竞争中,最初并没获得足够的机会。但在假期结束后,它却悄然逆袭,截至发稿时该片总票房已破6.8亿元,单日票房甚至反超过《你好,李焕英》,连主演刘德华都惊呼“出道40年没见过这种情况”。说起该片的后劲,荣获过“日本奥斯卡”电影学院奖最佳编剧奖、入选“日本电影旬报十佳影片”的日本电影《盗钥匙的方法》,作为它所翻拍的原作应该说功不可没。在各种桥段已被写尽,观众口味愈发刁钻的今天,该剧本仍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质感。

《盗钥匙的方法》是一部日式冷幽默风格极其浓郁的作品,讲了两个人互换人生的故事。小剧场演员樱井(堺雅人饰)事业停滞,情场失意,人生潦倒,在垃圾堆一样的家里想要了断自己,上吊时绳子断了人没死成,连寻死都这么失败。无意中,他发现自己有一张澡堂的票,索性准备洗洗干净再死。职业杀手近藤(香川照之饰)衣冠楚楚,刚“办完事”的他开着豪车,听着贝多芬堵在了澡堂的门口,整理袖子时发

现了之前留下的血迹。于是他停好车也来到了这家澡堂……一个极度失败一无所有,一个成功但却身不由己,这两个人的人生因一块肥皂交错在一起……

事实上,交换人生的故事并不新鲜,好在《盗钥匙的方法》透出了新意。它通过演员的精妙表演和剧本环扣的设计,最终让观众领略到剧作的精妙,如果用一句话评论《盗钥匙的方法》,那就是“螺壳里做道场”:大量扎实的细节,使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不仅接了地气,而且特别有说服力。

这部片子探讨了一个很严肃的命题:人的命运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的?片名《盗钥匙的方法》,这个“钥匙”,指的其实是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观点,认为只要交换环境,人生便会有起色,不过,也许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吃了很多教训后才会明白,命运的吞噬和命运的馈赠一样,都不在于变化的部分,而在于不变的部分。

我们常听人用“阶层固化”这词来安慰自己:意思是没有好出身、好学历、好起点的人,混到现在这样,也算不错了。

在他们的心里认定,没有赢在起跑线,根本没可能成为“人生赢家”。这部电影就让这个假设先得以成立:樱井拿到了把很好的钥匙,近藤拿到一把糟透了的,结果却是怎样了呢?樱井和近藤互换了“钥匙”,却并没有成为对方原来的人。落魄的樱井依旧走向落魄,依旧一事无成,干净的房子变得乱糟糟,近藤原有的大笔财富也几近被花光,命运给了他一次机会,但他仍旧活成了一个Loser;但近藤却相反,他是个喜欢一切有条有理的人。出院回到樱井乱七八糟的住处,他第一件事就是把家整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为了更好地认识失忆的自己,他备了一个小本本,从头开始记录观察到的生活细节和有效信息。知道“以前的自己”是个演员,他开始认真学习表演:跑剧场、当龙套、参加培训班,还从图书馆借了两大摞的书,理论与实践一起抓。充满干劲,努力生活,是近藤的处世态度。人生重来这件事儿,虽然刚开始也令他很崩溃,但他很快厘清了思路,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樱井的废柴人生经营得有了起色,还收获了意外的爱情。

人的境遇和人生,其实都是“盗”不来的。《盗钥匙的方法》其实用了一个荒诞的故事,提出了一个再现实不过的真理。精英之所以是精英,最根本的原因是来自个人的自律及修养。同样由堺雅人主演的《金色梦乡》中有句台词:最厉害的武器是习惯,即便一个人失去记忆,失去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他还能够通过习惯来改变命运。

在这部充满人生况味的电影中,人物塑造为况味铺平了道路。《盗钥匙的方法》扎好了人物内在逻辑这道篱,作为轻喜剧,广末凉子饰演的做事仔细规划、认真到有些古板的女编辑香苗,远比《人潮汹涌》中万茜饰演的有个儿子、以推10万+爆款文的目的接近男主角的单亲妈妈李想有说服力得多。香苗对父亲有着独特的爱,近藤对她有着独特的理解,这些都通过种种细节刻画在电影里缓慢流动,成为细腻动人的一条感情线。

香苗与近藤两个人,对“先结婚再培养感情”,还是“先心动才考虑结婚”这件事的讨论,与他们的人物性格紧紧贴合在一起,并为影片的结局埋下巧夺天工的线索。她那么一个未找到对象就已定好婚期,最后却自己在本子上划掉了既定的计划的人,在看到近藤笔记里写着“喜欢”的那页纸上,自己的名字被

圈出来的那一刻,香苗有了人生第一次因悸动而产生的怦然心动。而另一边,近藤也因为心里再也放不下一个人,调转头直直奔她而来,当车头撞在树上发出“嘟嘟嘟”的警报声时,两人的情感共振在这一刻到达了一个相同的温度……心心相印的中年人,因爱情拥抱在一起的画面,笨拙而美好。这段“不可能”的爱情具有了浪漫底色,少不了人物内在逻辑的支撑。虽然近藤失去了记忆,但一丝不苟、有计划的性格本色,是他打动香苗的原因,正因两人有这一相似的性格特点,才使得这对外表看起来不怎么般配的男女,相处得异常契合。

反观《人潮汹涌》,万茜饰演的李想,在爱情线的推进上不能不说是有些令人尴尬的。要知道,饶晓志之前在《无名之辈》中彰显了他在剧情上的擅长。他特别会拍底层人物间的爱恨情仇,马嘉祺和胡广生的互生情愫,比一切的豪车游艇表白都要来得深刻。然而,到了《人潮汹涌》中,感情戏和人物的逻辑始终是含混不清的,万茜扮演的单亲妈妈不仅缺乏恋爱的必然性,也没有交代清楚她对爱情的憧憬到底来自何方。而在原版中,广末凉子演的香苗,承担了智慧和感情线双重剧情的延伸,几乎是一个三主角鼎立的态势,本土化后,这个女性角色已

沦为鸡肋,万茜这么好的演员除了扮相俊美,几乎已成工器具人,对整条感情线的推动显得毫无帮助。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个有房有车有钱有头脑的上海独生女,就因为一次偶然的相遇,就立马爱上了一个不久前刚失了忆、一下子跌落生活谷底的群众演员。

“翻拍”作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式,通常取材于票房和口碑双丰收的佳作。这部诞生于九年前的日本口碑佳作,除《人潮汹涌》外,还有一个韩国的翻拍版本,名叫《幸运钥匙》。它被频繁翻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其“在造化弄人,交换人生”的黑色幽默外壳下,讨论了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人生这个话题,这与整个东亚文化的某些特质有着同频共振的共鸣。从改编的角度来说,《人潮汹涌》虽对原作进行了一些文学剧本和视听语言方面的大胆创新,但缺陷还是明显的。原作围绕“生活之匙”展开,剧情设计环环相扣、人物刻画步步为营。而《人潮汹涌》虽表达了相似的主题,却在前半程强打毫无说服力的爱情,后半段突出各种对戏剧的喜爱和“迷影”情结,结局又无端地将“人潮中我们是匆匆行走的无名之辈,感谢身边人的支持,更要感谢一直坚持向前的自己”这样的鸡汤式说教作为结束,使荒诞色彩的剧情,显得悬浮无力。

